

方言與普通話語法比較研究的價值 ——從漢語口語中句末成分的語氣詞化現象說起

西村英希

香港中文大學

提要

人們通常認為漢語方言詞彙和語音方面的研究對於普通話研究較具參考價值，而我們感到更有必要將方言語法作為普通話語法研究的參照系。本文所討論的句末成分虛化現象雖然在漢語普通話中已有體現，不過其總體表現還是不及某些方言明確、成熟。借助相關方言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普通話中的句末成分虛化現象。這有助於我們擺脫語用框架的束縛，將此類現象作為句法層面或至少是句法和語用的交叉界面的問題去研究。

關鍵詞

漢語方言，普通話，後置（移位），後部隱含，句末成分語氣詞化

長期以來，漢語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語音、詞彙等領域。近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領域在擴大，隨著方言類型學的興起（李如龍 1996 等），研究者的著眼點慢慢轉移到了語法研究上，同時學界也出現了一些將方言語法現象和普通話¹現象納入一體，從而考察相關語法現象的演變過程等（郭銳 2012 等）的研究。本文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僅可以像郭文那樣把方言和普通話現象放在一起考察其演變過程，同時也可以借鑑方言語法研究的成果，進一步考察相關普通話現象的演化情況。本文所述及的句末成分虛化現象在漢語普通話中已有體現，而在一些方言中則有更為清楚、成熟的表現，借助方言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認識普通話中的句末成分虛化現象。

應當說，句末成分虛化現象是人們經常提及但目前卻還缺乏足夠研究的語言現象，換言之，“句法和語用的交叉介面（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這一研究領域的相關理論還很難得到較有說服力的實際研究的支撐，一些口語現象往往很容易被看成語用（pragmatic）現象，被在語用的層面上進行研究。然而，實際上，若考慮到口語現象的虛化、儀式化（ritualization, Haiman 1994）以及語法化等進一步發展的情況，我

¹ 本文所說的“普通話”指以北京為中心地區的北方地區所使用的普通話。

- (4) 天烤成這麼個，不把電扇打開是！（天熱成這樣，幹嗎不把電扇打開！）

以上是語氣副詞“是”通過“語用後置”，最後轉為語氣詞的例子。

1.2. 後部隱含

同時，我們在不同的漢語方言（陝北晉語、內蒙古晉語、山西晉語、上海話、成都話）中也能看到類似現象。邢向東（1994/2007）曾在對比幾個不同區域方言資料的基礎上指出，有的方言“得/得來（相當於普通話的結構助詞‘得’）”可被看做語氣詞。根據邢向東（1994），其語義為表程度高的“難以言說”，而其語法化路徑為“隱含後部”。例如：

- (5) 羞得來臉沒處擱。（害羞得臉沒有地方放。）
（成都話，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 2001: 386-387）
- (6) （外面正在下大雨時，站在屋裡的婁煩人會說：）這雨大得來！（這雨下得好大！）
（出自邢向東先生與郭校珍先生的私信，邢向東 2007）
- (7) 重得來！/熱得來！（好重呀！/好熱呀！）（許寶華、湯珍珠 1988: 465）

在例（5）中，“得來”後的“臉沒處擱”不能省略，如果略去，便無法表達該句的意思；例（6）是只要有“看到外面在下雨”等實際語境，省略後續句依舊會很自然的例子；例（7）是感嘆句，句中“得來”單獨承擔表示感嘆語氣的功能。換言之，該“得來”已開始單獨承擔語氣功能，也就是說已經可以算作語氣詞了。邢文還指出，“得來”在上海話中脫落“得”變成“來”。

由以上兩個實例來看，反復在句末位置使用的成分的確是有可能演變為語氣詞的。

2. 方言研究成果在普通話研究中的應用

在我們看來，以上方言現象的研究成果其實是完全可以應用於普通話研究的，以下我們就集中討論普通話中的兩種相關句式，即“副詞後置句”和“‘得’字半截句”。

2.1. “後置句”的重新探討

邢向東（2006、2007）曾集中討論兩個演變自語氣副詞的語氣詞，即“是”和“還”。上述研究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發：1）語氣副詞無論經過“移位”還是“後部隱含”，都有可能在句末發生語氣詞化；2）一直以來在普通話研究中只被視為“語用後置”的句子，很可能也存在“句末語氣詞化（虛化）”現象。以下我們將從新的角度重新探討普通話副詞“後置句”。

2.1.1. 有關“後置句”的先行研究

關於普通話的（副詞）後置句，以往的研究大都把“大學生了都”之類的現象當作語用現象來看待，如“afterthought construction”（Chao 1968）、“易位”（陸儉明 1980）、“追加”（陳建民 1984）、“後置”（張伯江、方梅 1996）和“追補”（張燕春 2004）等分析。在我們看來，前四個稱謂均有明顯“語用”痕迹，因此我們採用“後置”稱呼此類現象。不過，大部分研究還是僅僅注重其語用特徵，忽視了這類句子中的後置成分已經有成為語氣詞的可能，從而呈現出“習慣性特徵”。陳建民（1984）曾以“幾點了都”為例，提出了“固定式追加”這一說法。²我們認為，在可以後置的副詞當中，的確存在一些副詞較容易、較頻繁地出現在句末位置，而該傾向很有可能與其句末用法的生成有關。

2.1.2. “後置句”分析

限於我們的閱讀範圍，陸儉明（1980）是最早將副詞在句末出現的情況稱為“狀語和中心語”之間的易位現象，並指出能夠易位的副詞並不多，單音節副詞只有七個，即“都、還、就、快、又、在、正”。此外，孟琮（1982）曾載明副詞“也”也是可以出現在句末的；周一民（1991: 214）則指出，副詞“才”和“可”是可以“後置”的副詞。另外，最近我們發現，“再”也同樣可以出現在句末。如：

(8) 紅霞：那不小心灑在這兒，你說你怎麼睡覺啊再。（《裸婚時代》集 13）

歸結起來，我們認為，可後置的單音節副詞一共有 11 個，即：

(9) 都、還、就、又、才、可、也、快、在、正

那麼，對於可後置的成分有沒有什麼限制呢？西村英希（2013）曾在討論所謂的“都₃（表‘已經’的‘都’）”時指出，“都”所表達的語義有時由句子當中重音的有無與其在句中出現的位置來決定。如：

- (10) a. 都九點了，你怎麼還不走？
b. （大家）都走了，你怎麼還不走？

例（10a）的重音在“九點”上，而（10b）的重音卻在“都”上，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用語音特徵來區別兩類同形異義結構了。另外，在有些語句中，“都₂（連～都）”和“都₃”的界限也會非常模糊，例如：

² 在國際語言學界類似的想法最早出於 Bybee（1985），而“基於使用的模式（usage-based model）”則出現於 Langacker（1988）。在此意義上說，陳建民先生的想法是很超前的。

(11) (明天給我怎麼成!) 明天這會兒我都在上海了。(侯學超 1998: 166)

例句(11)基本不會產生歧義的,因為上文已經提供了具體的限制性語境,那麼,沒有上文的情況如何?比如:

(12) 明天這會兒我都在上海了。

例句(12)可以有兩種解讀,即一為“明天這會兒連我都在上海了,(我們領導當然也會在上海)。”等,二為“明天這會兒我已經在上海了,(明天給我怎麼成!)。”其實,這時候語序的改變會起到區別的作用,如:

(13) 明天這會兒我在上海了都。

例(13)句子中的“都”似乎只能是“都₃”,而不能被看作“都₂”,這些“都”的幾個義項的判別上不僅存在語義上的區別,還存在語序上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對於可後置的成分是有所限制的,也就是說,不是任何成分都可以發生語氣詞化的。對於這些可否“後置”的,是否可能發生語氣詞化甚至說已經幾乎等同於語氣詞的成分,我們以後需要進行更細致的分類,即區分究竟哪些義項可以後置,而哪些不可後置。並且這樣的研究不能僅著眼於單個副詞,而更應該將焦點放在同類成分的語義特徵的描述上,這樣才能進一步推進該領域的研究。

2.2. “半截句”的重新探討

我們看到,漢語普通話也存在跟方言的“後部隱含”現象極為相近的情況,比如,以常用結構助詞“得”為標記詞構成的“得”字句就經常省略其後成分,如:

(14) 你瞧你把他們累得!(楊德峰 2002: 31)

只是迄今已有的研究大都將其看作“不完整的句子”,即將其作為語用現象來看待。下面我們就嘗試說明上述結構中的“得”作為句末成分的固定化程度。

2.2.1. 有關“半截句”的先行研究

由於研究者大都傾向於關注上述“得”字結構的“語用”特徵,因此,主要稱其為“半截句(楊德峰 2002)”、“情態補語省略式(劉長征 2003)”、“空缺式”(張軼歐 2013)等。“半截句”自然是中途結束沒有說完的意思,“情態補語省略式”和“空缺式”也都是指該結構應該存在的後半部分卻被省略掉了。這些說法的相同點主要就在於認為“這是一種不完整的語句,是臨時性的語用現象”。

2.2.2. “半截句”分析

楊德峰（2002）曾把所謂的“半截句”分為九種類型，並分析其修辭作用，如：

(15) 你看孩子哭得！

以往的研究大都將它們解釋為以下句子的省略式，即其完整說法應為：“你看孩子哭得多厲害！”。

楊文所提及的用例主要如下：

(16) 你看屋子被孩子弄得！

(17) 那天把媽媽急得嘞！

(18) 莊稼被風刮得嘞！

(19) 急得他們嘞！

(20) 他氣得嘞！

以上例句中的划橫線部分均為語氣成分或其他與說話人的主觀態度有關的情態成分，例（16）～（18）含有兩個這樣的成分，例（19）和（20）則包含一個。另外，以上句子都要依賴於一定的語境條件才能成立。上述例句雖然有其共同特徵，不過我們從中也還是可以看到其內部層級性。比如，例（19）和（20）從表面上看均和例（16）～（18）有所不同，即句中僅含一個語氣詞，但我們還是需要注意它們之間的區別。例（19）中的指稱狀態主體的人稱代詞“他們”出現在“急得”後面，“他們”後明顯省略了述語成分。在此意義上說，或許例（20）應為所謂的半截句的最簡形式，同時也更類似於方言中的“得（來）”句。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句末出現語氣詞同時也蘊含著妨礙句末成分語氣詞化的可能性。換言之，以上句子中的句末語氣詞的存在很難讓我們意識到，處於語氣詞前的成分也即“得”也是一個具有一定的語氣詞特徵的成分。那麼，我們從句末不帶語氣詞的句子中能否找到“得”已經語氣詞化的依據呢？在內蒙古晉語中，“得”也可用於感歎句句末，而當地人記錄這種句子時，往往將其寫成“的”字。³我們認為以上情況很有啟發性，這就像以往人們只用“的”字，而不按其功能的不同分別寫為“的、得、地”一樣。有時在現代漢語的漢字選擇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類似情況。

現在我們重新再看例（19）和（20）的情況，然後再看例（17）。前兩例中的句末語氣詞“嘞”均無法刪除，如：

³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的內蒙古晉語的情況。

(19)' * 急得他們！

(20)' * 他氣得！

例（19）和（20）基本站不住腳，應當算是個病句。例（17）則有所不同，如：

(17)' ？那天把媽媽急得！

此句雖然不是一個很完整的句子，但它和例（19）、（20）並不完全一樣，是給人“話還沒說完”，後面還有話要說的感覺。其實，一旦把更具體的語境因素考慮進來，這類句子並不是不能成立的，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情況。

(21) “大同，你要嫌我們姐弟拖累了你，咱們幹脆拉倒！”

“看把你急的！”

“我能不急嗎？”（CCL：莫言《紅樹林》）

(22) “哎呀，看你急的！”春玲安慰他，“不是上前方。”（CCL：馮德英《迎春花》）

在以上兩例中，一般使用“得”的句末成分被寫成了“的”，這個情況正反映了說話人的語言心理，即在說話人的認知中，句末“得”不再是後續成分省去後的剩餘成分，而更像是句末語氣詞“的”。除了“急”以外，我們也觀察到了句中用“累”和“氣”等的用例，如：

(23) “歇歇，歇歇，看把這小夥累的！”（CCL：劉震雲《單位》）

(24) 慶兒娘說：“我叫你氣的！天生的莊稼腦袋瓜子，窩著脖子活著吧，光想充好漢。還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誰也反對不了，返回頭來把自格兒反對了！”（CCL：梁斌《紅旗譜》）

(25) “他們那一茬兒人哪，生讓他們那活法兒給累的！”（CCL：陳建功《皇城根》）

考慮以上情況，我們已有理由認為，漢語普通話句末的“得（的）”，是在與處置式、被動句等具有明顯的情態色彩的句式和含有一定的消極色彩的詞語（如“急”“累”“氣”）的互動中形成的句末語氣成分。另外，還值得提及的是，根據我們初步調查，用於此類“得”字句的似乎只限於單音節謂詞，例如，我們沒能找到包含“氣”的雙音節形式“生氣”或“急”的雙音節形式“著急”也即“生氣的”和“著急的”這樣的結構序列。這一事實也告訴我們，在考察語言成分的語氣詞化現象時，也應考慮音節因素的制約作用。

3. 結語

總上所述，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介紹了漢語方言句末成分語氣詞化的主要渠道，即“移位”和“後部隱含”；在第二部分，我們嘗試尋求漢語方言與普通話在句末語氣詞的生成機制上的鏈接點。

我們知道，有時只著眼於一種語言系統，是很難對某些語言現象做出非常深入、明確的認識的，而漢語普通話語法研究的確有很多語言系統可供參照，方言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參照系統。方言多為沒有形成書面語體系的語言，也正因為如此，其口語現象往往更為成熟、豐富，因此我們從中能夠看到更多有關語言本質的東西。

從以往的研究情況來看，人們通常認為方言詞彙和語音方面的成果對於普通話研究較具參考價值，而實際上將方言語法作為普通話語法研究的參照系，同樣是很有價值的，我們希望能做一些這方面的嘗試。

鳴謝

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建議。本文在撰寫過程中承蒙吳福祥教授，邢向東教授，任鷹教授，鄧思穎教授和趙春利教授等各位專家的指點，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陳建民。1984。漢語口語裏的追加現象。收錄於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17-132。
- 郭銳。2012。概念空間和語義地圖：語言變異和演變的限制和路徑。《對外漢語研究》第 00 期，頁 96-130。
- 侯學超。1998。《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1996。論漢語方言的類型學研究。《暨南學報》第 1 期，頁 91-99。
- 劉長征。2003。漢語口語中的情態補語省略式。《言語と文化（愛知大學語學教育研究室紀要）》第 9 號，頁 103-113。
- 陸儉明。1980。漢語口語句法裏的易位現象。《中國語文》第 1 期，頁 1-8。
- 呂叔湘主編。1980/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孟琮。1982。口語裏的一種重復——兼談“易位”。《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74-178、204。
- 西村英希。2013。“都 XP 了”構式的主觀消極情態意義。《中國語研究》第 55 號，頁 22-34。
- 邢向東。1994。神木話的結構助詞“得 / 得來”。《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208-209。
- 邢向東。2006。陝北神木話的準語氣詞“是”。《方言》第 4 期，頁 335-342。
- 邢向東。2007。移位和隱含：論晉語句中虛詞的語氣詞化。《語言暨語言學》總第 8 卷第 4 期，頁 1025-1041。
- 許寶華、湯珍珠主編。1988。《上海市區方言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楊德峰。2002。半截話格式的修辭作用。《修辭學習》第 4 期（總第 112 期），頁 31-32。
- 張伯江、方梅。1996。《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張燕春。2004。易位與倒裝和追補。《漢語學習》第4期，頁28-30。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2001。《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張軼歐。2013。空缺式“得”字補語的語義、語用分析。日本中國語學會第2回關西支部例會口頭報告。

周一民。1998。《北京口語語法》（詞法卷）。北京：語文出版社。

Bybee, Joan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iman, John. 1994. Ri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n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ed. William Pagliuca, 3-28. Amstrdam: John Benjamins.

Langacker, Ronald. W. 1988. A usage-based model. In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50)*, ed. Brygida Rudzka-Ostyn, 127-161. Amsterdam: Benjamins.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Dialects and Standard Chinese: A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entence-final Elements

Hideki Nishimur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exical and phonological features in Chinese dialects appear to have more prominence in contemporary standard Chines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 propose that the study of the syntactic systems in Chinese dial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referent in the study of standard Chinese syntax. While research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entence-final adverbs in standard Chinese has been blooming over the years, its coverage and depth of research is not on a par with those in dialectal Chinese studies. Studying the syntactic systems of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allows linguists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henomenon in standard Chinese. Moreover, researchers will be able to examine such a unique linguistic phenomeno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such as the interface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instead of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studying the pragmatic phenomenon.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Mandarin/Putonghua, post-posing (replacement), ellipsis, grammaticalization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電郵地址：hideki_nishimur@cuhk.edu.hk

收稿日期：2017年5月22日

接受日期：2017年8月17日